

我們學習《大經》，今天我們到了第二十四品「三輩往生」，這是一個關鍵的部分。《大日經》說，「大悲為根，菩提為因，方便為究竟」。一切樹木都要有根，花瓶裡插的花未嘗不好看，但是插不了幾天，它沒有根，無本之木。本是什麼？是大悲心。菩提為因，這個因果律，什麼因就得什麼果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若要成佛，佛就是覺悟，要覺悟就須種覺悟的因，菩提就是覺悟，所以要有覺悟的因。覺悟，菩提心是因。所得的果實，徹底的果實是什麼？落實在什麼地方？落實在你有沒有大悲菩提，解決問題了，實現了願望。要度眾生，這不是一個空話，不是個狂願，喊口號。誰不願意幫助別人，與人為善？咱們儒家有這個思想，連基督教都有，但是你有沒有具體的方法。所以方便可以很粗淺的解釋為一個便利的方法，要有個便利的方法度眾生。你這個方法愈是徹底的便利，你所證的果也就是究竟的果。

所以現在講了很多，這個教眾生怎麼能夠去，要落就落在這，方便為究竟這個果實就在這裡。我們學經也是如此，我們出家學道為什麼？當然有不少的人是發心不純的。可是慢慢的總要發起一個，你到底是為什麼？可能就是只有得到一個職業嗎？這是大丈夫事！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之所能為，不是總司令、國務總理這些世間上的名人他們所能做得了的，大丈夫事。怎麼叫大丈夫事？就是要自度度他，自覺覺他，所以叫大丈夫事。我們要怎麼能夠得到自度？怎麼還能夠度他？我們知道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，佛就是要度眾生，就是說了彌陀本願之海，而現在這個三輩往生就是本願之海的一個落實，我們也就是要依靠這個彌陀本願

之海而已，讓一切眾生分享這個法益，所以這個非常重要。這一章就是說，我們如何具體來實踐求生淨土、普度眾生這個心願。求生淨土的動機，是為了最快的、最穩的和最好的來實現我們度眾生的心願。不然你只是個空願，我願意度眾生，你自己還在苦海裡頭，腦袋一會出來一會進去，你怎麼能度眾生？而且你要有方法，你要有一個大的救生船，你就可以度很多的人；你赤手空拳，你也度不了人，而且你還不會游泳，甚至於你還在苦海中頭出頭沒。所以這一段的重要性，就是它實現彌陀的願望，也實現我們學佛的願望。實現，實踐，再簡單說就是落實，落實我們學佛的這個心願。佛的心願的落實，也是我們心願的落實。

一上來就是這樣幾句話，「佛告阿難：十方世界諸天人民，其有至心願生彼國，凡有三輩」。十方世界諸天人民，下面就要注意了，就是指人民說的，不是十方世界的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就是人民，人民可以就是凡夫。至心，這個諸位要注意，至誠的心，真實的心。願生彼國，這裡一共可以分成三輩，所以《無量壽經》是三輩往生。三輩往生，這就跟我們淨土宗另外一部基本經典，《觀無量壽經》的內容，在這個地方我們就要一起研究了。《觀經》是指的九品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三輩，《觀經》是九品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每一品又再分為上生、中生、下生，三三見九，成了九品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三輩。三輩與九品，這兩部經裡頭這個內容是相對應的、相符合的，還是是兩件事，各說各的呢？在這個問題上，從古以來是有爭論的，有兩種不同的說法。贊成同的有好幾位，一個是曇鸞大師，曇鸞大師在《略論》裡頭說（我們不引他的全部）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三輩，《觀經》一品就相當於一輩，三三見九，合為九品，也就是說認為這兩個是一致的，不過這個意思不很明顯。《淨影疏》，可以說是這一劫地球上最早的一部《無量壽經》註解，

這就說得比較明確，它說往生者一共有三輩，《觀經》粗分為三，細分為九。《觀經》它不是有三品嗎？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不也分成三嗎？而每一品要再細分就分成九，也就說這個三輩和它的三品，一個是粗，一個是細。嘉祥，這是《觀經疏》裡頭，他也作過《無量壽經疏》的，他說《無量壽經》這個三輩，就是在《觀經》裡頭把三輩開成九輩。一步一步的意思就明確了，嘉祥說得更明確，《觀經》就是把《無量壽經》這個說得更細。朝鮮（當初是新羅）憬興說，「今即合彼《觀經》九品，為此三輩，故其義無異。」就是《觀經》的九品跟本經的三輩意思沒有兩樣，這個話就更肯定了。蓮池就更肯定，「三輩九品，正相配合，又何疑焉！」還有天台的《觀經疏》也是說，《觀經》的九品就是大本的三輩。有這麼許多的古德都是贊成相同的這一方面。

另外也有兩個很重要的人，頭一個是靈芝，宋朝一個大德，他註了《阿彌陀經疏》，幽溪大師根據他的疏寫了《阿彌陀經》的《圓中鈔》，還有孤山。先說靈芝，靈芝他就說，三輩裡頭跟《觀經》相對應的只有《觀經》的上品，《觀經》的中品、下品都不對應，不包括在我們這個經裡面。那就差得很多，為什麼？因為《觀經》的中品、下品都沒發菩提心，咱們這個經要求都是發菩提心，這是他的一個論點。孤山比他寬一點，他說我們這個經只包括《觀經》的上品、中品，不包括下品，下品有三輩，只包括它六個，不包括它下面三個。為什麼？因為它的下品往生的人都是惡人，都是有罪惡的人，是他們臨終懺悔而往生的，所以兩經不能相配。這是這方面的主張。

我們是看到贊成相配的多。還有，蓮池大師在《彌陀疏鈔》裡頭，把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，他不但是說明了自己主張，而且把這個原因做了解釋，為什麼贊成是配合做了解釋，也把他們認為不配

合的道理也給予承認，但是這裡頭還要圓融。他說是贊成同的這一方面，只是論往生以後你的位次，就是你到底是哪一輩哪一品，這個位次。靈芝他們所著眼的是往生以前的行持，你往生以前發菩提心沒有，你是行善還是行惡。他注重往生以前的行持，《觀經》的那些人確實是惡人，在臨終才悔改，而《無量壽經》三輩都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這個就不一樣了。但是他說，這裡說的原則稍微高，「煩惱不異菩提」，這一句大家不大容易接受，底下一句就可以接受了，「始惡何妨終善」，開始是惡人，何妨最後變成善人。所以就是要從發展看問題，他開始是惡的，最後他變善的了，一變善的那就賢聖同科，惡人也變成善人，都可以往生，都同科了，所以三輩九品正相配合。這個主張就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。也就好像咱們現在學校裡頭，很多學生都是好的，考取了，但其中也會有，可能有些是被勞動教養過的，但是他非常刻苦、非常用功，教養釋放以後表現很好，他也來投考，考取了。考取了，照樣你可以分大學本科、分研究生，都可以按照水平來分班。所以這個能考取之後，分班就是這些班，不會再有一班說給那個勞改的人專修班，沒有這個班，就是進來之後的這個階次。所以論位次，就是這個情況。但是你要說他過去入學以前的情況，那就很不同了，有的學生是三好學生，你看他是個勞改犯，或者小偷、或者流氓，小偷和流氓跟那個三好生當然不一樣。但是後來他改了，教養了，他悔過了，悔過之後他也變成好人，他也考取了，那他就是學生。這樣說我們這個道理就清楚了。

《報恩論》說，總之我們分成三輩九品都是最簡單的分法，實際應該說是無量品。三輩每一個分上中下，成了九品，九品中每一品又可以再分三，一直可以無窮盡的分下去。因為人種種的根器不同，所以往生之後種種的情況也是不同的。但是概括的說，總是有

上中下三等。現在也都是分，有先進的、有落後的、有中間的，總是可以分成這麼三大類，三輩就是這樣的三大類。《無量壽經》就很概括，《觀經》分得細一點，而且《報恩論》還說，《觀經》裡頭「極其優降」，把這個優和降發揮到極點。《觀經》的上品上生那是殊勝極了，馬上就隨佛，就到種種世界，就得種種陀羅尼。得陀羅尼這個事比得三昧強，得了陀羅尼之後，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心行，這一切陀羅尼的功德都現前。這個三昧，你只是入三昧之後顯現出三昧的功德，你不入三昧的時候這個顯現不出來。而陀羅尼永遠不失，種種無量的陀羅尼，從此就可以分身到無量的世界去度眾生，極優！那都是地上的菩薩，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，可以這麼說。最壞的呢？造了五逆的惡人，五逆的惡人就是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出佛身血等等的惡人，這極降，地獄都現前了。「極其優降」，《觀經》的特點。所以看起來覺得好像跟我們這個就不相配合，乍看似異，而實旨是相同的。

這就首先把這個三輩，《觀經》這是第一個問題，是要討論的。我們這一段裡有三個問題，我們就隨著一個一個討論。首先就是明上輩。上輩這麼殊勝，凡夫，就是我們凡夫，咱們修行能不能修到這個地步？這個也有爭論。這個不舉了，不舉這些很有名的人這些主張。他說上上品須四地到七地的菩薩，你已經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薩修行，你才能得到上品上生。上中品，這不是九品嗎？上面那段是上上，上中是初地到四地的菩薩，要這麼高。只有中品中生以下，就是在中間以下，中品中生底下是中品下生、下品上生，這四類，這才是凡夫可能達到的。善導大師把這個說法給否定了，所以是個大德。因為佛經到中國來，過去也沒有很多，所以有些我們體會往往是憑自己的意思，經典看的也不夠多，往往就會有錯誤。善導大師，到唐朝了，佛法漢朝就來了，《無量壽經》漢朝就譯了，

他就「廣引經論，力破舊說」，對於以前的這些說法大力的破除。因為如果要像善導以前的大德所說的，都是已經修成地上菩薩再要往生，這個都成了我們凡夫無分，我們根本沒有資格去，又成了難行道，這不是淨土宗的特點。

善導大師他很有名的著作叫《四帖疏》，咱們的住持在日本留學就要學《四帖疏》，這是善導大師註的《觀無量壽經》。他說看這個文意，總是指的是什麼？這些往生的，總是指的佛去世以後五濁惡世的凡夫，都是這些人，三輩三品都是這些人。「但以遇緣有異」，他的緣不一樣，所以就有九品的差別。上品三人是什麼？「是遇大凡夫」，他遇見大乘法了，這樣的凡夫他能發願往生求生淨土，結果他就可以上品生。「中品三人，是遇小凡夫」，他所遇見的法、所聽的法都是小乘的法，所以他一往生之後，他就證阿羅漢，證初果、二果，這樣的情況。都是到了極樂世界之後，他不是定性的聲聞，都是發大乘心的。「下品三人，是遇惡凡夫」，聽到一些善法。這是所遇的法不一樣，他雖然是有惡業，所以帶業往生。這個地方，現在還有人寫文章，除了以前的陳建民之外，現在又出了一個人，他自稱他見了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叫他來反對帶業往生。所以現在這個邪說，大家要知道，非常多非常多，大家確實要小心，不能一聽是有名的人，一聽是出了書就，有的我覺得十分的荒唐。你看這幾句話不就是帶業往生嗎？以惡業故，他還有惡業，是惡人，臨終藉著一點善，乘佛的願力，他悔改了得往生，惡業還都帶著。這就說明，往生有上輩、中輩、下輩，都是我們凡夫有分的，不但是中品、下品，上品上生都有分。不但是這樣，我們晉朝有一個人，他就是念佛念了幾天之後，他就見著佛，他就在人身就得無生法忍。大家有分，不過修持得不努力就是了。所以這是個最極圓頓的教法。所以根器大的眾生如果能夠信受，能夠圓解圓修

，他就是跟普通人的修行日劫相倍。你真正能夠生起六信，理解這個信，信彌陀大願殊勝的道理，你這麼精進去修持，你這就是圓解圓修，你修行一天等於別人一劫。所以他一生之內就能夠達到這樣的功德。

底下就再引本經的話來證明，證明善導大師的話。本經必成正覺品的偈子，就是佛敘述彌陀的情況，「令彼諸群生，長夜無憂惱，出生眾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覺，立名無量壽」。他要令一切的群生（就是眾生），長夜（在生死長夜之中）沒有憂惱。所以彌陀所發願要救度的正是在長夜中憂惱的眾生，這不就是凡夫嗎？所以彌陀這些願他就是為凡夫。出生善根，他善根還沒有出生，讓他出生，這還不是凡夫嗎？然後成就菩提果，善根既然出來了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覺，立名無量壽，這就是法藏的願，我要成佛，佛號叫無量壽。「眾生聞此號，俱來我剎中。如佛金色身，妙相悉圓滿。」所以得的果是很殊勝，都成佛。這不就是為眾生嗎？這四句很清楚！就是令長夜昏昧中的眾生，遠離一切憂悲苦惱，出生善根，成就菩提。所以要知道佛所要救度者，實在就是為眾生，一往生之後就成佛。

底下我們就看這一段，這上輩的內容。上輩也是我們這一段，第二個問題我們討論完了，頭一個問題就是兩個經合說，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些上輩是不是凡夫有分，就是為我們凡夫而說的，凡夫都有分。「其上輩者，捨家棄欲，而作沙門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，上輩是這樣。「捨家者，出家也。棄欲，離欲也」。它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問題，這就是第三個問題，是不是出家的人才能生上輩，其他的人不能？上輩的條件，捨家棄欲，第一句話。這個問題很需要圓融，因為出家有心出家和身出家。你身出家了，你心不入道，這個沒出家，你穿的衣服是出家人的衣服，你心沒出家，

這個並不算；如果心出家身不出家，實際還是出家了。你看維摩詰居士，我們這個經裡頭，賢護等十六正士都是在家菩薩，尤其是《觀經》，聽經的都是國王的夫人、侍女，她們當時就得無生法忍。這個裡頭不同的，就是下面彭紹升他就承認了，做出家人這是正因。海東元曉，它這裡稍微有點不同，他說「捨家棄欲，而作沙門」是顯發正因的方便，也就是說不是必須要捨家棄欲做和尚。這是成為往生正因的一種，助這個正因的一種方便，這是第二種說法。至於《報恩論》就相反，他就舉一些例子，他說劉遺民這樣的居士是上品生，舉一些例子。

實際我們真正要看這兩部經《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。《觀經》是韋提希夫人痛苦極了，兒子要殺她，天下只有殺父親的國王，沒有殺母親的國王，這個國王是昏惡到了極點，所以她也苦惱到極點，把她都關起來，她只有求佛。佛就到，給她說法，讓她看各種世界，她就看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她說我願意去西方極樂世界，請佛給她說淨土的法。韋提希夫人她當時得無生法忍，五百個侍女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佛都給她們授記，來之後都得什麼三昧，不都是上品生嗎？所以在《觀經》，不但事實上所說的都是些在家人，而且在往生的條裡頭，上品上生的文裡頭，就不像《無量壽經》說出「捨家棄欲，而作沙門」，它在中品裡頭說出來做和尚，上品裡沒有說。所以這兩部經我們就應當圓融看。這部經特點是什麼？這部經聽經的大比丘是一萬二千人，七千個男居士，就一萬九，再有一千個女的（五百比丘尼，五百女居士），正好二萬人，二萬人的大會。所以比丘僧是一萬二，比丘尼是五百，一萬二千五百都是出家，出家是絕對多數，而且這個都是跟著佛一直聽經的。所以在這個裡頭，這是往生上輩的，那絕對都是在座的這些出家人為主。所以在這個情形，佛就舉這種大的情況，文字中就特別提出捨家



棄欲。在《觀經》那時候所說的，當時阿難他們不是來聽法的對象，真正請說法的是韋提希夫人和她的侍女，都是在家人，當然她們往生都是上品生，她們當然不是出家人，所以在這個文字裡就沒有出家人。

總是我們這個地方要看，就是說要往生到上品，不管你是遵《觀經》也好，遵《無量壽經》也好，總之是一個心出家，這是共同的。所以把這個解釋為心出家，這之間就沒有分歧了。現在有許多出家人，他是離開他世間俗的那個家庭，但是這個廟又成了他的家。這廟裡好多事情，這樣的事情，那樣的事情，要齋糧，要香火，要照顧施主，甚至於還有些派別，這是我同師的，這是我同鄉，這是我同屆，這個和我沒有關係，這個是什麼回事，這都是家務事，與修行毫不相干，這還是在家，你出家在家。所以這個有四料簡，出家在家、在家出家、出家出家、在家在家，這四個類型。希望大家出家出家是最好，何必出家還在家？在家人甚至一切放下，一心為佛法，在家出家，心出家。所以劉遺民他很主張。劉遺民，廬山東林大殿要開光，他們寫了邀請信來，這是很殊勝的開光，當年是第一個淨土宗道場，劉遺民參加過。請了陶淵明，陶淵明沒有酒喝跑了，可惜得很。劉遺民是三次見佛，等到遠公往生的時候，劉遺民隨著佛來接。劉遺民還跟遠公說，師發心早於我們，為什麼來得晚？這個就是在家人的往生，上品往生，這個是一些例子。

還有就是我們再略微提一提，這個在家人，我們現在不要拘於這個形式，四眾弟子要很好的配合、合作。密宗裡頭的噶居派，噶居派是紅白教裡很有名的，白教在國外也很興旺，他的祖師就是居士，所以稱為白教。為什麼？因為居士是白衣。所以他們穿法衣，就是在衣服之上穿一件白袍子，然後再披袈裟，表示他是白衣，不忘本。他現在就算是和尚，就是喇嘛，受了出家戒，他上座還是這

麼穿，要穿一件白衣，然後再披袈裟。維摩詰是金粟如來的化現，這部經一開始，賢護十六正士代表一切大居士，還有《賢護經》，這一切，還有在居士裡，還有很多很多，還有一個居士女說法。阿難重男輕女，在法華會上，在龍女面前他認了一次輸；在維摩詰會上，天女散花，他又輕視婦女，又認了一次輸，這都很特殊。還有一個居士女他也看不起，她先沒有出來，後來把她請出來，他們一問法，舍利弗又有點輕視，最後還又認輸了。所以就是說這些居士，甚至於女眾都有龍象。但是捨家棄欲是共同的，至於是不是示現出家人的這種身形，這就好像中國南方人拿米當主食，北方人拿麵當主食，米和麵不一樣，但做為主食是一回事。所以就是說上品上生，出家出家的人當然是可以，在家出家的人也可以。你出家在家、在家在家的，這都不可以。這部經裡頭有三個問題，這是第三個。所以一上來，上品上生中提出「捨家棄欲，而作沙門」。這確實是，這是第一句話，很重要。你總要離開這一切家務事、閨閣瑣事，灑脫這一切，棄欲，一切情欲都斷絕，上品生必須如此。所謂愛不重不墜娑婆，還在情愛、情欲之中，換句話說，娑婆你還很留戀，這個牽掛很深，牽掛很深你就出離不了。所以捨家棄欲。

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。這兩句話我們很熟，在我們一開始，我們就大講特講，這是我們本經的宗，在宗的部分我們已經很詳細的講了。一經的宗，就是一經的宗旨，一經的修行方法，就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。「《彌陀要解》以信願持名為小本之宗」。這個信願大家要知道，不是一般所謂的信，這是截流大師所謂的正信。你要不是正信，你這個修行是結三世冤，你第三世就苦了。因為你今生修持沒有解決問題，來生就大富貴，大富貴就造業，造業就入地獄，第三世就入地獄。你在修持，這裡頭有些人他們就造惡，殺豬，以屠殺為業，種種的殘酷，好多罪孽，他

死了就入地獄；你修行，你死了之後富貴，但是第三生也入地獄，跟他只差一個前後步，他早一步，你晚一步。所以極力提倡正信。不然不信怎麼肯修行？要正信。所以我們所討論的信，不是一般所謂的信。

蕩益大師講六信：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。這個因果不是信世間上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的那個因果，那個太淺了。你相信我能夠信願持名就一定得往生，以信願持名為因，必定得往生不退轉為果，這個能信才是信因果。能相信，圓人修持和不圓的人的修持日劫相倍，圓人修持一天等於不圓的人修持一劫。因不同，果不同，在這些地方能夠信。信願持名是小本的宗，大本是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為宗，所以這兩個宗旨是一回事，一樣的。真是深信切願，對於娑婆世界一點也不留戀了。這個事大家真正要做到了，也就是你有深信、有切願，必然會念，所以你決定往生。

我們就把我們這個宗，和小本的宗再連繫一下，小本的信願再和《觀經》連繫一下。咱們淨土最主要的三經，《阿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。《觀經》主張三心，一個是至誠心。善導大師解釋，至誠心是什麼？就是真實心，至誠心就是真實心。這個文字用得很簡練，但是註得很好。怎麼叫至誠？我一個表姪，他禮拜，因為他求觀世音菩薩有求必應，所以他很誠懇，他都是磕響頭。他磕響頭，他在房間裡磕響頭，院子裡都聽得見，你說他誠不誠？但是這個人，就在北京的西南角上被火車撞死了。所以這個不是至誠，你磕頭磕得如山崩那麼響。真實心，善導大師解釋得很好，至誠心是真實心，非常真實。再說，什麼是真實心？就是你真實的本心，人人本有的那個心。所以《觀經》的三心，第一個就是至誠心，就是真實心，雖然只有三個字，註得很好。現在大家初步還不能明心見性，不知自己的心是什麼，你就是真實，先真實

，先老老實實，不要心口不如一，心口要如一就是很大一個進步。嘴裡說到的實際要做得得到，自己所表現的真正是自己，一切話，這都是屬於真實的範圍，先從這做起也不錯。

深心就是深信心。「深信有二」，善導大師很能夠接引初機，「一者，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」，要深信自己確實是這樣，多劫以來流轉生死，沒有出離的因緣，出離不了。第二，「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攝受眾生，無疑無慮。乘彼願力，定得往生」。自己是這麼一個苦惱的情況，遇見了這個法門，是如此的解決你的問題，絕對的，這是深信。第三，「迴向發願心者，從真實深信心中，以所修一切善根迴向」，來求生極樂世界。就這個三心，《觀經》說修這個三心的話就可以往生，這個也就跟小本信願的宗是一致的，和本經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也是一致的。發菩提心這個事，就是不管你修什麼法，是共同的。我們已經講了兩次，在前頭概要講過一次，在講彌陀四十八願中，講到發菩提心這條願裡頭也講過一次。以前很多已經講過，將來大家可以把這幾部分，把它會在一塊看一看。

這個地方，我們從《安樂集》，因為這個書也有很多古德都沒有見過，所以過去的書裡頭引證的也很少。道綽大師他講的，有四番議論，第一是「顯菩提心之功用」。我們不讀他的原文，原文書上有，我們做解釋。這個功用，菩提心實在是往生淨土的本源，他說「發菩提心為源」，源是源流、本源、根本。所以不發這個心，你雖然修得很勤，也就好像是什麼？無本之木，無源之水。沒有根的樹，就像插瓶的花，有人送花圈，那些花沒兩天就完了；無源之水，流兩天就乾了、就臭了。底下他解釋菩提，菩提是什麼？菩提就是覺。菩提是印度話，因為我們中國沒有字跟它恰恰相應，所以就用它的這個音，翻譯它的音，不翻譯它的意思。這跟般若一樣，

沒有恰恰好的字。你說智慧，智慧我們已經用亂了，不是我們所謂這些智慧，我們這些智慧有很多是正好相反，是世智辯聰，是學佛最不利的條件。所以沒有適當的文字，我們加個大智慧，恭敬不翻，就說般若好一些，菩提也是如此。菩提就是覺，無上的覺就是佛，所以菩提也就是無上佛道這樣一個名稱。所以這個菩提很重要！你要發心作佛，發心作佛就是發起一個什麼心？發起《觀經》裡頭的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這個心，能夠發這個心，能發這個心的，這個心本來就是佛。我們現在在作佛，你在修行，大家經常上殿，是在作佛，大家念佛、看經、聽講，都是在作佛，你作佛的這個心也就是本來是佛的那個心。

這個心怎麼樣？此心就是廣大。豎，從時間來說，三際，你找不到頭，過去沒有一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未來你也不可能找到有個什麼時候終了，找不著始，找不著終，所以豎窮三際，三際你找都找不著。橫是說空間，遍於十方虛空。這個心超空間、超時間，遍入一切空間，遍入一切時間，就是說我們要發菩提心，要求成佛，求成佛這個心廣大，周遍法界，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虛」。而且這個心究竟，非常徹底，徹底到等於什麼？「等若虛空」，和虛空一樣。所以究竟兩個字，究是「究極真際，窮盡法源」，究竟者就是這個意思，把這個真際達到了極點，而法源是窮極源。這個源確確實實不可窮的，極盡其源，有這個意思，契合於這個心。而且這個心是等於虛空，它究竟是契這個本源，等於虛空，不可得。

「此心長遠，盡未來際」，剛才已經說豎窮三際，這再重複一下，這個心是長遠，是「明寂真常，永離生滅」。不像都是有生有滅的，這個心是離開生滅，無生，無生它就無滅。「此心普被，離二乘障」，此心它就是備足一切功德，具足一切，離開了二乘之障。所以大家修法，有人稱讚你是羅漢什麼，大乘佛法你要稱讚是羅

漢你是罵他，對不對？退大乘心了。所以很多人羨慕羅漢有神通，不知道他發大乘的心，你說他是羅漢，你這是罵人。所以這二乘是障。大家要有志氣，我們很多人學佛要有一點志氣，要知道所做的這個事是大丈夫事，要超出一切法界之上。不但到天界是墮落，成了聲聞、緣覺都是墮落。《首楞嚴經》把證阿羅漢叫做著魔，魔界，那是最突出了，在五十種陰魔之內，阿羅漢在五十種陰魔之內。這個心遠離了二乘的障，不會墮落成聲聞、緣覺。

「若能一發此心」，只要你一發這個心，所以講到發菩提心的功德，「傾無始生死有淪」。這句話很難講，這是古人的文章，不大好講。傾是傾盡，倒出去了，扔了。無始以來生死這個有，這個輪迴、輪轉、淪陷，這不是那個車輪的輪，是淪陷的意思，你淪陷於這個生死有的這樣一個苦境，現在把它拋棄了，一發這個心，就把無始以來生死諸有，這一切淪落都傾盡了。並且你就把你所有的功德，發這個心，把你所有的功德來迴向菩提，就必能成佛，就必能夠上證佛果，所有功德絕不唐捐。所以道綽這個話把菩提心的功用就說出來了。一發這個心，這個心是如此的殊勝，這個心它就是廣大、遍一切時間、遍一切空間，沒有窮盡。而且此心是究竟的，此心普備一切功德，離開了二乘的障，不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那個障，是離開了聲聞、緣覺的那個障，都離了。一發這個心，無始以來生死諸有種種的沉淪都消除、傾盡了，再也不會有了，所以這個是超情離見，微妙難思。

底下這幾句在過去引過，現在再引一下，密宗的《菩提心論》。現在很多人想修密法，現在學密的人都是緣木求魚，爬到樹上去找魚去了，不知道密法的根源。有一個人從大同來，問我學密的事情。後來我告訴他，我說你的根器不能學密，你不夠。他只知道密法成就快，威力大，想學密。我說你不能學密，因為它最重要的是

菩提心，最強調菩提心。它之所以殊勝，完全在菩提心，就要求你行者必須發菩提心，天天都是唯此事物，沒有發的勸你發，已發的叫你增長。為什麼這麼重視菩提心？因為《菩提心論》說，「此菩提心，能包藏一切菩薩功德故」，包含一切菩薩的功德，觀音、勢至、文殊、普賢、金剛薩埵等等的，這一切菩薩都在內，菩提心就包括一切菩薩的功德。「若修證出現」，所以這個裡頭就不單純是一個理解的問題，說我懂得了，這個事也是好，但是它不等於出現。我曾經打比方，你把一個杏核要種在土裡頭，它要發芽，發芽有很多過程，最初在杏仁裡頭開始綠了一點，那就開始了，然後這個綠的東西長出杏仁那個肉，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長出杏仁的軟皮，又的一步，第三步長出杏仁的硬皮，出殼了，第四步出土了。這都是有具體的內容，不是一個理解，真正從你內心裡頭有所開發、有所啟發。當然拿世間東西來比方，永遠比方不恰當。這就是南嶽讓的話，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，說像一個什麼就不恰當了。也是如此，但是勉強就可以這麼說。這就說明什麼？不光是你懂的事，不光是你懂。所以，「修證出現，則為一切導師」。《華嚴經》說，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」。還有比這更圓、更頓的嗎？你說要快，還有比這更快的嗎？「若歸本」，這兩個字又很有意思了，若歸之於本，「則是密嚴國土」。所以這個心如果不外馳，歸本，始覺合本也是歸本；珠生了光，珠光還照本體，也是歸本，歸本你這就是密嚴國土。「不起於座，能成一切佛事」，你在這坐著，你不用起來，一切佛事都完成了。所以這個極圓頓之法，這是讚歎菩提心的殊勝，也確實可以說大暢佛的本懷，超情離見！你不能信就是了。這是道綽大師的第一段。

第二段，關於菩提心的名和體。第一個是法身菩提，法身菩提就是什麼？就是真如、實相、第一義空等等的。底下是報身菩提、

化身菩提，分了三個說。我們也不看他的本文，我們講這個註解。我們的法身菩提，禪宗六祖他大悟，所悟這個時候的心，那就是所發的法身菩提心。法身菩提就是真如、就是實相、就是第一義空，道綽說第一義空是「自性清淨，體無穢染」，這個法身菩提是自性、是清淨，清淨為自性，本體沒有污垢、沒有染污。「理出天真，不假修成」，天真自然，不需要修成，不需要修，不像現在說練功，你練功練出來的決定不是法身。這就是禪宗六祖在聽到「無住生心」之後說的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。所以六祖他這才是發心，六祖這個時候就發了心，這個心從內心發出來了，哪裡想到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，這跟道綽講的「自性清淨，體無穢染」是一句話。底下道綽說「理出天真，不假修成」，這也就是當時六祖所說的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我哪裡想到自性本來就具足，還需要你修什麼、成什麼？所以一部《心經》就講的無所得，現在的人偏偏想有所得，這些背道而馳，緣木求魚，你就是要跟觀音菩薩抬槓。沒辦法，有很多人他就是這個心，沒辦法，他就想得點什麼，今天得點禪定，明天出點神通。出點神通幹什麼？嚇唬人去。神通不能弘法，只能嚇唬人，再就是欺騙人。就是這樣的話，五祖聽見之後就給衣鉢，就說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；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所以「若修證出現，則為一切導師」，這六祖是很好的例子，一個沒有受過戒，沒有看過經的人，就只是一部《金剛經》，聽別人念了五分之二，他就發了菩提心，他就成了人天師，就是佛。

所以當時大家去追，不要怪那個時候的人爭名奪利，我給大家解釋，我說這個你得理解他們的心情，你要在那你也會追，太想不通了，佛傳的衣鉢，怎麼我們這些出家人，我們的首座神秀沒得到，讓在廚房裡頭幹苦活的這麼一個苦力他拿走了，這個事不對，非



追回來不可。他就是這樣，這個很自然，你要在那你也追。所以有人怪神秀，神秀很好，要是神秀太低了，六祖也就不高了。神秀很好，武則天要請神秀當國師，神秀說我不能當國師，我的師兄才是國師。他和他爭衣鉢。這些事都是神秀，神秀不說出來別人不知道。所以武則天才派薛簡去接六祖，接六祖接不來，人真出家，國師也不當。這一則公案是很好，所以現在世界上把禪宗列為中國的，也是我們的光榮。所以一發此心就頓登祖位，剛才我們說的就是做為一個證例。

菩提心是「迴出凡情，功用難思」。我們從一點點來，我們就是一點點，要了解菩提心是什麼內容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處處給我們講到菩提心，佛滅度眾生，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這就是菩提心。要度眾生，這是慈悲；度生而無度，這就是智慧。而這個自然就是本心，自然裡頭就是智慧、就是慈悲，這就是菩提心。「如是心性，名為法身。是佛道之本體」，所以稱為菩提。這是法身菩提，還有報身菩提。法身是你本來有的，這是性德，性中本有之德。但是人人都有性德，怎麼大家這個性德不能發揮作用？必須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，你修德出了功效，你性德才顯現。所以要修六度萬行，功德莊嚴，就得這個報身的佛果。得了報身佛果，報身就「圓明具德，通達無礙」，所以道綽稱為「圓通無礙」。因為它圓明具德，通達無礙，「名為報身菩提」。報身，這是從法身所顯現的，是因為你修德這個功效而顯現了報身。從報身，因為你悲心不盡就流現化身，這是隨機化現，隨對方的機緣而現種種身。所以就是說從二臂一直到八萬四千臂到無量臂，從一個眼到無窮的眼，從一個頭到無窮的頭，種種的相，隨機應現。以至於觀音，會上說，怎麼觀音還不來？釋迦牟尼說，現在觀音正在度茅子裡的蛆，他變了一隻蜜蜂，給茅子裡的蛆說法。蜜蜂蛆能看得見，牠很接近，牠在那度眾

生。這個就是化身，「隨機化現，妙用無窮」，所以道綽稱為「益物圓通」，益物就是使我們所要救度的對象得到利益。所要救度的對象就稱之為物，不是咱們物理學的那個物，這個物是指我們救度的對象。對他有益而圓通自在，使他得到真實之利，這是「化身菩提」。這是道綽的第二段。

第三段就是發心，他舉出兩種，一種是普通的，一種是淨土的。發心一個是要「識達有無」，因地的發心要發三種心，這是第一個，就叫做識達有無。道綽這個話非常精練。識達有無，咱們先說怎麼識達無。識達無，從《心經》中說，《心經》是一串的無字，從「無眼耳鼻舌」最後到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這一大段都是無，識達有無要先識這個無，要發菩提心要先識這個無。《涅槃經》，佛在涅槃的時候，佛入種種禪定，回答又告大眾：我遍觀三界，我找無明本際。咱們眾生都是因為無明，因為無明一念妄動，就流轉生死。佛這個時候說去找無明本際（無明本際它的性本來是解脫的，無明並沒有在那纏縛什麼，乃至老死也是解脫的），而且這個無明我十方求，在十方一切世界，一切殊勝的世界，我都去找這個無明，了不能得，我一點點也找不到，哪有一點無明？我找不到，「根本無故」，這個根本它沒有。從無明所伸展的一切，十二因緣，以及老死、憂悲苦惱等等，也都沒有了。所以無明解脫，都解脫了。以這個因緣，我常安住常寂滅光，「名大涅槃」。所以這給我們證明，無明是十方你找不到。這個就是永明大師在《宗鏡錄》寫的，願於無量劫，把皮剝了當紙，拿骨頭來當筆，血當墨來書寫這個話，來報佛恩。沒有無明！所以《心經》我們隨嘴就讀過，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」，你根本無無明，你還迷個什麼，是不是？這是知無。

我們現在這個妄，我們現在知道是在妄中，但是這個妄它本來是空，並不是實際在這。就好像你作夢，老虎也來了，山也要崩，

要著火了。你要是想法子阻止山崩，要救火，要把老虎拴起來，那很費事。但是你只是夢，根本沒有，夢一醒就完了，不用移山倒海，不用這些事，這是夢！妄它就是這麼回事。所以你要是真正了達妄是本空，真性自顯。所以禪宗開悟，開悟應該都是真性自顯，那不是一個口頭的事。現在有人略略嘗了一點清淨，嘗了一個什麼，頓然間消除一些粗的妄想，就以為自己是開悟了，這個有時候很危險，有時候就變成大妄語，很危險。這個是知無。

還有知有，所以就必須識達有無。這個怎麼講？所以道綽這段話，這以前也沒有，因為這個書多久在國外，沒人見，咱們也沒誰作註解，這是我第一次，請大家提提意見。知有，所以宗門就說「必須知有始得」，你必須得知有。曹山也說，必須要知有，無論你在煩惱無明之中都不要緊，就是你要知有。有什麼？就是《涅槃》的話，「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。」所以六祖說「密在汝邊」，佛最密的就在你那邊。有人說你在井上看看，井裡一看，那就是自己。傅大士的《心王銘》：「水中鹽味，色裡膠清。決定是有，不見其形」。水裡的鹹味有沒有？一嘗鹹的，決定是有。但是鹹味是個什麼東西？你把這鹹味抓出來，抓不出來，但是味嘗決定是有。這是打個比方。現在我們可以打個更好的比方，就是磁性。現在大家說，水裡因為有鹽，你把水煉了之後，把鹽拿出來，就可以。這個比方過去沒有，就夠了，現在有一點好像是還說不清楚。磁性，這個磁它就吸鐵，磁性消失了，它就變成一塊普通的鐵，一充磁它就又能吸鐵了。電磁是一充電，它磁性就出來了，電一沒有了，它磁性就沒有了。磁性那就厲害了，多少噸的東西，它這一吸就吸起來，力量大極了。但是什麼叫磁性？你把那個鐵弄成碎末，砸成粉末也找不到磁性，就是這個比方。所以現在我們就找到一些更好一點的比方、譬喻，來譬喻咱們眾生的佛性，決定是有。如鐵的磁性決定

是有，不見其形，磁性是什麼樣？這個磁性決定是有，鴿子，南京的鴿子，軍訓鴿，牠坐飛機帶到北京，到北京一放牠就回南京。牠是要靠磁的感覺，牠在飛機上頭沒有看見下面是什麼樣，牠就從磁的感覺牠能飛回去。所以動物就比我聰明，你要帶我去個地方，從飛機上讓我下來讓我再走回北京，我回不來。所以要知有，就知有這個佛性。《心燈錄》也說教人知有，「若不知有，總是虛妄。」所以曹山自比為小釋迦牟尼，就是他有這個把柄，他真知有。

所以這個地方，第一句話就是「要須識達有無，從本以來自性清淨」。清淨者，其他皆無，然而自性決定是有。第二，「緣修萬行，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等」，這個等於樂修一切善法，這是第二。第三就是「大慈悲為本」。所以在因地中發菩提心要這三個，也就是一個是什麼？頭一個就是至誠心，第二個就是深心，第三個是大悲迴向發願心。這是一個。再有《淨土論》，另一種就是《淨土論》，也就是《往生論》裡頭所提的，「今發菩提心者，即是願作佛心；願作佛心者，即是度眾生心；度眾生心，即攝取眾生，生有佛國土心。今即願生淨土，故先須發菩提心也。」這就是《往生論》的文章。

這麼一看，我們往往就容易覺得，好像前頭要真實心，要能識達有無種種是難一些，這個就容易一些，這是願作佛、願度眾生，讓眾生攝有佛國土，實際是不然，因為淨土往生法門是一個難信之法。所以夏老師在會集本上就把玄奘這個極字攝進去了，是極難信法，淨土法門是個極難信的法。所以你要說是讓眾生生極樂世界，自己要求生淨土，這個信心是很稀有，難信之法。《阿彌陀經》，十方諸佛都稱讚本師，度眾生，在這五濁惡世說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在《無量壽經·獨留此經》這一品裡頭，「若聞斯經，信樂受持」，聽到這個大經你能信，願意受持，受是接受，持是奉持，「難

中之難，無過此難」，難裡面的難，沒有再比這個更難的了。你要說，這個經要去念念，就兩萬多字，有什麼難的，比那個《大般若經》要容易多了。你要講這個道理，也比《楞嚴經》好念。這個不是那麼難，為什麼說這麼難？總之佛無虛語，真實話。因為你不肯，不是你不能，是你不肯。這樣就表明，能信淨土實在是一切世間的難中之難。對於這個難信，難能就可貴，難信的你信，這就是大智，信和智是一致的，信和清淨也是一致的。順著這個信心，你發起要成佛、要度眾生、要同登淨土這樣的願，這已經把智慧就包括在裡頭了。有這樣大的願，又有普度，悲也在裡頭，這就是發了菩提心。「但能真實信受」，這個真實兩個字擱在上頭。一般人只是能相信，有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我往生是好。所以我常常說，有的人去念佛為什麼？就是因為消災免難，今生要好，死了之後往生，願死了之後也要好，總是個人打算，這個生不了極樂世界。阿彌陀佛這裡頭他一切都是利他的，大乘法，大乘的，發了大乘的心。所以都真實信受這個法，才能夠發這樣的心。

第四，有一個問答，就提出問題，就是說要修萬行，才能感受菩提，要許多有為，為這麼多為。《諸法無行經》說，「若人求菩提，即無有菩提」。你要求生淨土，又要度眾生，就跟《諸法無行經》這裡有矛盾。《諸法無行經》說，「若人求菩提，即無有菩提」，你求菩提就沒有菩提。「是人遠菩提」，是人離開菩提就太遠了；「猶如天與地」，隔多遠？遠得像天與地一樣。你又說，修萬行能得菩提之果，這事怎麼能夠解釋？他這個裡頭，我們再看道綽的話，這個問題提出來了，道綽的回答。道綽他引了《大智度論》，《大智度論》說，「若人見般若，是則為被縛」，你就是束縛了。「若不見般若，是亦為被縛」，你也是被縛了，也是捆住了。「若人見般若，是則為解脫；若不見般若，是亦為解脫。」你看總共

這幾句話，彼此都在這互相矛盾，你見般若也是被縛，不見般若也是被縛；你見般若也是解脫，不見般若也是解脫，這四句話是互相矛盾。龍樹就解釋得好，這四句話都成立，關鍵在哪？如果你這個見解，你沒有離開四句就是縛，離開四句就是解脫。都可以說，但是你要離開四句。所以從前那個方馨他問我，極樂世界是什麼樣的有？我說極樂世界是離四句的有。所以你見般若也行，不見般若也行，總之是要離開四句。不是用你那個形式邏輯，有就不是沒有，要沒有就不是有，這種執著，這種分別，那你怎麼著也是被縛，你沒有離開四句。

怎麼離開四句？在凡夫分上最好的辦法，你去念佛或念咒，你怎麼都在四句之中。有人很執著的念佛，那還是在四句之中。你老老實實念，念得很綿綿密密，很綿綿密密，暗合道妙。暗合道妙，你一切都放下就無所住，這句佛號綿綿密密、綿綿密密老是相續不斷，就是生其心。所以在地上菩薩才能夠實踐的無住生心，凡夫能暗合道妙，這是持名的最殊勝之處。不是阿彌陀佛希望你念他，他就保佑你。你不要說阿彌陀佛，我黃念祖，有人說你來念黃念祖我就保佑他，我還真覺得你念黃念祖我嫌討厭。不過有這麼一個人，這個當然彼此都不對，這個女眾天天念觀音菩薩，念得這個丈夫很討厭、很膩味。他就叫她名字，成天叫，叫叫叫叫叫，她說你吵死我了，你叫。他說我吵死妳了，妳天天念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不被妳吵死了？她不念了。證明兩個都不通。所以菩薩並不喜歡你念，連我都不希望人家念，那個女的（婦人）也不希望人家念，她說吵死了。這就是因為這裡頭已經暗合道妙，不可思議的境界。所以這樣就清楚了，你有為、無為，你要是能離開四句，你所有的都是般若；你不離開四句，你所為都是有為法，你做什麼都是有為法，它就是這樣，都是有漏，你不能無漏。

三種與菩提門相違的，這個地方我們也說一說。三種相違的法，其一就是「我心貪著自身」；第二是「無安眾生心」；第三是「恭敬供養自身心」，這三個必須遠離。第一個是我心貪著自身，我們這個邪見之中，第一個邪見是身見。現在氣功是風行天下，氣功最大的一個毛病就是在身見之中，他就是練的是身，使這個身調，這個身轉換，變成個金身，永遠不死，都是練這個身。第一是我心貪著自身，種種調伏，種種什麼。第二是無安眾生心，沒有讓眾生安樂的心，這當然不行。這三個都是違反的，所以要發菩提心，這都是要注意的。第三個是恭敬供養自身心，自身前頭提過，這加上一個心字，這很重要。這個就不僅僅是氣功方面的人，這就更普遍，是恭敬供養自心，能除這個毛病，把這個毛病能夠除了，能從這個毛病裡出得來，大丈夫。

所以阿難雖然能夠記得十二部大經，證了初果，不能免摩登伽難，就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。佛給他總結，你不知道兩種根本，你不明白一個生死根本，一個是涅槃根本。你自己在認賊為子，你以為是你自己的心，結果那個是什麼？那個是賊，那是害你的賊，而你拿它當作寶貝供養它。這個話就和佛說阿難的話是一致的，不要去供養我們這個心，我們這是妄心。一個就是說我們使得它得了很多的知識，很大的能力，這是一方面；再有就是我有了一個見解之後，別人的東西來時，跟我這個是不相容的，我就是要捍衛我腦子裡的這個東西，我可以跟別人不惜一切的去作戰，這都是供養自身心。所以就是說認賊作子，人對於子都是把很好的東西來養他，而我們養了一個什麼？養了一個賊。所以《四十二章經》就說，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」，這都是一致的。所以修行的人先要破這個妄，自己在腦子裡現在當家作主的，這裡頭有個賊在這，我們要十分的警惕。關於菩提心就到這。

底下，第二就是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。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《彌陀要解》裡頭說，「在一切方便之中，求其至直捷」，就是最直捷了當的、最圓頓的，「莫若念佛」。這話就說到極端了，在一切方便之中，至直捷至圓頓的，「莫若念佛，求生淨土」，這是一句。「又於一切念佛法門之中」，念佛有觀想念佛、觀像念佛、實相念佛，至簡易、至穩當的，「莫若信願專持名號」。這就是一個總結。所以為什麼《無量壽經》要有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？《彌陀要解》提出一個理由來，就是講這一方面。又說「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」，是萬德所成就的名字，「以名召德」，這個名字就能把功德召出來。就好像瓦匠在房上喊「瓦刀」，瓦刀上去了，「灰」，灰就上來了，「水」，水就上來了，這名字就把東西叫來了。以名召德，萬德都召來了，沒有不盡的地方。

所以你只要執持名號就是正行，不必再需要觀想、參究，還要參念佛的是誰，還要觀這觀那。當然這個我們也可以補充一句，你要是覺得我加一點就很好，也不妨加，但是不是說必須得加，是愈簡單愈好。但有的人他簡單不行，他就必須要加一點東西才能勉強做得下去。也不是不允許，但是就是說不是必須那樣。不必，意思就是不是必須的，但是也不是不許你。因此它是至簡易、至直捷，最簡單了。密宗也是，大家也都是不懂，喜歡求大法，這一法這麼厚一本，我就抄過好多本，一座法修三個小時，以這個為高深。不是，愈高的法愈簡單。所以中國的《易經》，為什麼叫《易經》？最殊勝的法就是易，它就是簡易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行，最高深的法，愈高深的愈簡單。繁言不要，要言不繁，繁瑣哲學沒有好東西。

《圓中鈔》（剛才是蕩益大師，這是幽溪大師），「初心凡夫」，只要有口能夠稱名，有心能夠思念，「皆可修之」，都能修。



殘疾人一樣，殘疾人他還有口、有心，他都可以修，你四肢都沒有都不要緊。所以至簡至易。還有他又說，「執持名號，不問閒忙，不拘動靜」。黃打鐵就在打鐵的時候，沒有工夫休息，就在打鐵勞動之中就成就了。「行住坐臥，皆可修之」，不要求你是如何如何，你躺著一樣念。在勞動幹校，多少人看著我，他們最忌諱我念佛。那怎麼辦？那就躺著修法，你還能端坐修嗎？我就上床睡覺，我睡覺躺著修，結果是他們也知道，不過拿不出證據，他們也知道。所以又說，「稱名之法，不擇賢愚」，賢人、愚人，賢是賢者、聰明，愚是愚蠢，男的女的、窮的富的、貴的賤的都可以修，攝機很廣。《遊心安樂道》說，「諸佛名號，總萬德成」，是總結了萬德而成的；「但能一念念佛名者」，你就在一心念佛的時候，這一念之中就是總念了萬德，一切萬德。藕益大師還有一句好話，「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」，你念的時候就把佛的功德全部攝成你自己的功德。

還有就是釋迦牟尼佛勸父親，這個事情已經前頭說過一次，這個地方內容稍微補充一點。佛後來度父親，就勸父親修念佛三昧，父親就說你還有很多深妙的境界，為什麼不叫我作？佛就說了，父王，那些深妙境界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所以佛經所說有好些不是凡夫你能行得到的，就告訴他父親，不是凡夫所行的境界。所以有許多事，現在我就要做、就要修，很多躡等，躡等你修不成功，那個不行。所以才勸父王修念佛三昧。他父王就問念佛又是什麼樣功德？佛就給打比方，「佛告父王」，如這個臭林子，「如伊蘭林」，四十里地，「四十由旬」，裡頭長出一棵旃檀樹來，剛剛發芽，還沒出土。這個林子怎麼樣？臭，吃了它的花，吃了它的果子，都會瘋。後來這個旃檀樹的芽就長起來了，剛剛要成樹，香氣就出來了，而且能改變這個林子，而且都是香、都美，眾生一看見都生稀

有心。佛就告訴父王，一切眾生在生死這個苦海之中，這個念佛的心也正是這樣。一個臭林子，吃了這個東西都使人瘋，但是這個旃檀樹長起來就變了。念佛就是這樣，若果是你能夠老這麼接著念，「繫念不止」，一念接一念的念，相續的念，「定生佛前」，你定生到佛的前面。「一得往生，即能改變一切諸惡」，一往生之後，這一切惡都改了。所以這又是一個證據，你往生之後才能改變這些惡。現在這些人說是反對帶業往生，這都是屬於邪說。我們這就是說，到這時候才改，「成大慈悲；如彼香樹，改伊蘭林」。

《文殊般若經》，這是最大講智慧的經，文殊，「眾生愚鈍，觀不能解」。教他修觀，修唯識觀，修一真法界觀、圓頓三觀，他不能理解。「但令念聲相續」，《文殊般若經》是大智慧的文殊教的法子，還說是愚夫愚婦的法子嗎？就是念聲不斷，自然就得往生。所以《淨修捷要》，我的先師說，讚歎念佛法門，「六字統攝萬法」，六字統攝了一切萬法，「一門即是普門」，這個念佛的門就是普門，一切法門都在內了。「全事即理」，你這個事就是理，念佛號，佛號是事；往生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是事，這個事都是理。你看那個波，波它就是水，波沒有別的，事它就是理。這樣就「全妄歸真」，在你念的時候，你這個妄，本來是個妄心，你全妄都歸到真實際，真如。「全性起修」，是心是佛，從是心是佛來念，所以是全性起修。「全修在性」，修的什麼？修你這個始覺就合乎你的本覺，念的就是你的本覺，阿彌陀佛無量壽，無量壽就是我的本覺，修就修在性。「廣學原為深入」，要學得很廣就是為了深入。

「專修即是總持」，一門專修就是總持一切。「聲聲喚醒自己」，這句話就是參禪，一聲一聲就是把你自己喚醒，喚醒自己你不就是開悟了嗎？「念念不離本尊」，這句就是密，一念一念都不離開本尊。所以禪和密都在裡頭。又說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」。無量光

、無量壽是什麼？是我的本覺，你起心念佛才是始覺。「托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」，我就假托極樂世界，彼是極樂世界，它的依報、正報，一切的殊勝，顯什麼？都是顯你自己的心。我們不是心外求法，阿彌陀佛的功德，一切觀音、勢至的功德，極樂世界種種莊嚴，水鳥樹林那麼微妙，那麼能隨眾生意，那麼樣的功德，聞香、聞一切的聲音都能增加道念，如此殊勝，這些殊勝是從哪來的？都是你自心的，托彼依正，顯我自心，這些都是說的你自心，這不是心外求法，不在我心外。「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」，你始本老是這麼念，始覺跟本覺就不離開，就直趨覺路。「暫爾相違，便墮無明」。

還有彭紹升的《起信論》，「須知持名一法，最為簡要。行者初發心時貴有定課」，你要有個定課，「每日或千聲，或萬聲，或十萬聲」。人家口氣很大，第一句話就是千聲，底下就是萬聲，十萬聲。「從少至多」，開始就少，慢慢來，「由散入定」，叫你一下念都是很散亂，都是散善，之後你的心定了，才能夠定善。「隨其念力」，你看這句講得好，「俱可往生」。不管你是少，或者是散，只要你肯念，你相續的念，一輩子都堅持下去，堅持到最後都可以往生。《安樂集》說，稱名就是這樣，「但能專至，相續不斷」，你專一的念、至誠的念，你相續不斷，定能生到佛前。「今勸後代學者」，咱們都是他後代的學者，「若欲會其二諦」，有真諦、有世諦，都要懂得這二諦，「但知念念不可得，即是智慧門」，一念一念在哪裡？是什麼？不可得，這個是智慧；「而能繫念相續不斷」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你還不斷，「即是功德門」，智慧跟功德同時就都顯現。「是故經云菩薩摩訶薩，恆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」，這就是功德智慧。你看前頭又是功德，又說智慧，这不都有了嗎？這麼修其心，又是功德，又是智慧。「若始學者，未能破相」，始學者，你沒有能夠離開相。這是淨土宗最要緊

的就在這。所以很多老太婆，不懂的都能夠去，這個是非常殊勝。

「但能依相專至」，你就依著這個相，你專心的，你至誠的念，「無不往生」，沒有不往生的，「不須疑也」。一上來你不需要離相，無念而念，念而無念，都不要管。所以念佛有四大要訣：「不貪淨境」，打坐，一個清淨的行，不管這，我要念；「不除妄想」，妄想不去除它，我就念；「不求一心」，不管那事；「不參是誰」，你是誰，我念我的就對了，四大要訣。就這麼念，就老實念，這個誰都辦得到。「依相專至，無不往生」，這個就是很重要的，不是要先求離相，應當老實持名，依相專至就無不往生。這個就是說明本經往生的上輩的是如此，中輩的也是如此，下輩的也是如此，沒有例外。中輩、下輩咱們就不再講，上輩講了之後，中輩、下輩就相同了。

現在我們再把一向專念再引申一步，一向專念到底是什麼含義？《觀念法門》，他說一般是提五念法門，禮拜等等的，一共有五種。他說一向專念有三個類型，第一個，「廢捨餘行，專立念佛」，什麼都不做了。所以有人供佛像只供一尊，別的都捨廢了，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個叫一向專念，這就是廢捨餘行這一類。第二個，「唯以念佛為正業。為助此正業，而修諸行」。我念佛是正業，可是我要幫助這個正業，我還修其他種種的來幫助主念和主修，主助圓融，同入彌陀一乘願海」，也叫一向專念。第三個「以念佛為正，餘行為傍。正傍有別，主次分明」。這兩個差別不大，二和三差別不大，一個是為主，一個是為正，一個是為助，一個是為傍，但是要主次分明，這也還是一向專念，不捨餘修。所以這個就是說念佛的人，五念就是禮拜、作願、迴向等等，沒有不做這些事的，這都是一向專念。

「依據上說，則念佛之人」，你念念往生咒、大悲咒、準提等

咒，或念《心經》、念《金剛經》，也有人說念《普門品》，「只須主助分明，念佛綿密，亦皆不違於一向專念」。至於彭紹升他的《起信論》（上頭這三個是《觀念法門》的），《起信論》的說法就更廣了，他說只要發了菩提心，就「當修菩薩行」。菩薩行在世間他也要度，所有的善，乃至無邊的功德，都迴向極樂，也是一向專念。「不必棄捨百為乃名專念」，不必把一百樣事都扔了才叫一向專念。這個很合乎時機，因為現在大家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你不能够什麼事情都不做，整天一個人就念佛，這個事實上做不到的。你只是深信切願求生淨土，來了事就做事，事去掉之後我就念佛，這樣世法做到究竟也無礙於佛法，一切資生事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何況我們把世法出世法，這一切善都來迴向，只要我們拿至誠心來迴向極樂，也叫一向專念。所以我們就是還是在做很多事，比方說你將來當了方丈，你有好多事情要做，或者廟裡有什麼職務，或者自己還有什麼著述，這一切一切以念佛為主，是我唯一的一個目的，其餘都是附帶的，這個也算一向專念。所以現在根據《起信論》說，「兼行世法尚得名為一向專念，更何況兼修餘出世法」。所以蕩益大師說（這個地方我們就圓融一點，我們圓融一點的看法），參禪的人想生西方，不必改為念佛。不是說你不參禪去念佛去了，只要你有信願，你求生淨土，你參禪也是淨土行。所以蕩益大師是最圓融，他自己閉關，閉的是念往生咒的關，這也是一個例子。作《彌陀圓中鈔》的幽溪大師，他一生修《法華懺》、《大悲懺》、《光明懺》、《彌陀懺》、《楞嚴懺》等等，「懺無虛日」，天天都修這些懺法。「臨終預知時至，手書妙法蓮華經五字」，並且高唱經題，一直到後來往生。所以修懺法念經也是淨土行。

所以這麼來看，我們只要發菩提心，持佛名號，雖然也兼修一點其他的法，還是可以叫做一向專念。就是我對一向專念的解釋，

比現在外面有一些淨土宗，比他們的廣一點、寬一點，在這個地方。但是多門的修總不如一門深入，話又說回來了就是這樣。我們修行就是要把生處變熟，熟處變生。我們貪瞋痴種種這個太熟了，我們打妄想太熟了，從來不需要你做什麼準備，我要打妄想去了，沒有，自然妄想就來了，太熟了，什麼時候都滋出來。但是這些菩提心，這些念佛，這些出世間的事情，我們太生了。我們的修行就是要把熟的地方變生，生的地方變熟，就是你專一於一門，把這個生的變熟就比較有效。你一會修這個，一會修那個，都生，誰也不熟，是不是？這樣的話，一心專至，就容易把生的變熟，熟的也就變生了。這就是說一向的好處。

善導大師並且又說（我們把各種觀點都擺一擺，那些也是祖師，善導也是祖師），善導說「大聖悲憐，直勸專稱名字」，因為稱名字容易，只要能相續就生。「若能念念相續，畢命為期者」，就這麼一念一念相續，一直念到最後，「十即十生」，一百個人就一百個生。「何以故？無雜緣得正念故」，你沒有雜緣，而且得到了正念，而且你是「與佛本願相應故」，佛的本願是十念必生，就是勸大家念佛。「不違教故」，你沒有違背釋迦牟尼佛的教導，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要發願往生，要念佛，「順佛語故」。「若捨專念修雜念者」，專念你不修，修雜念，不是說絕對不行，「百中稀得一二」，百中很少能得到一個、二個，「千中稀得三四」，就難一些。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一向專念可以廣一些，但是要注意到，我們還是要使得那個熟處要變生，生處要變熟，善導大師還是希望大家專念。這就是把這個對於咱們本經的宗，也就是三輩往生，每一輩所必備的條件，我們這做一個匯報。